

陈跃玲 著

一位平凡女子的传奇爱情

寻找

巴维尔

XUNZHAO BAWEI ER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寻找巴维尔

陈跃玲 著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寻找巴维尔 / 陈跃玲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319-3636-7

I. ①寻… II. ①陈…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8208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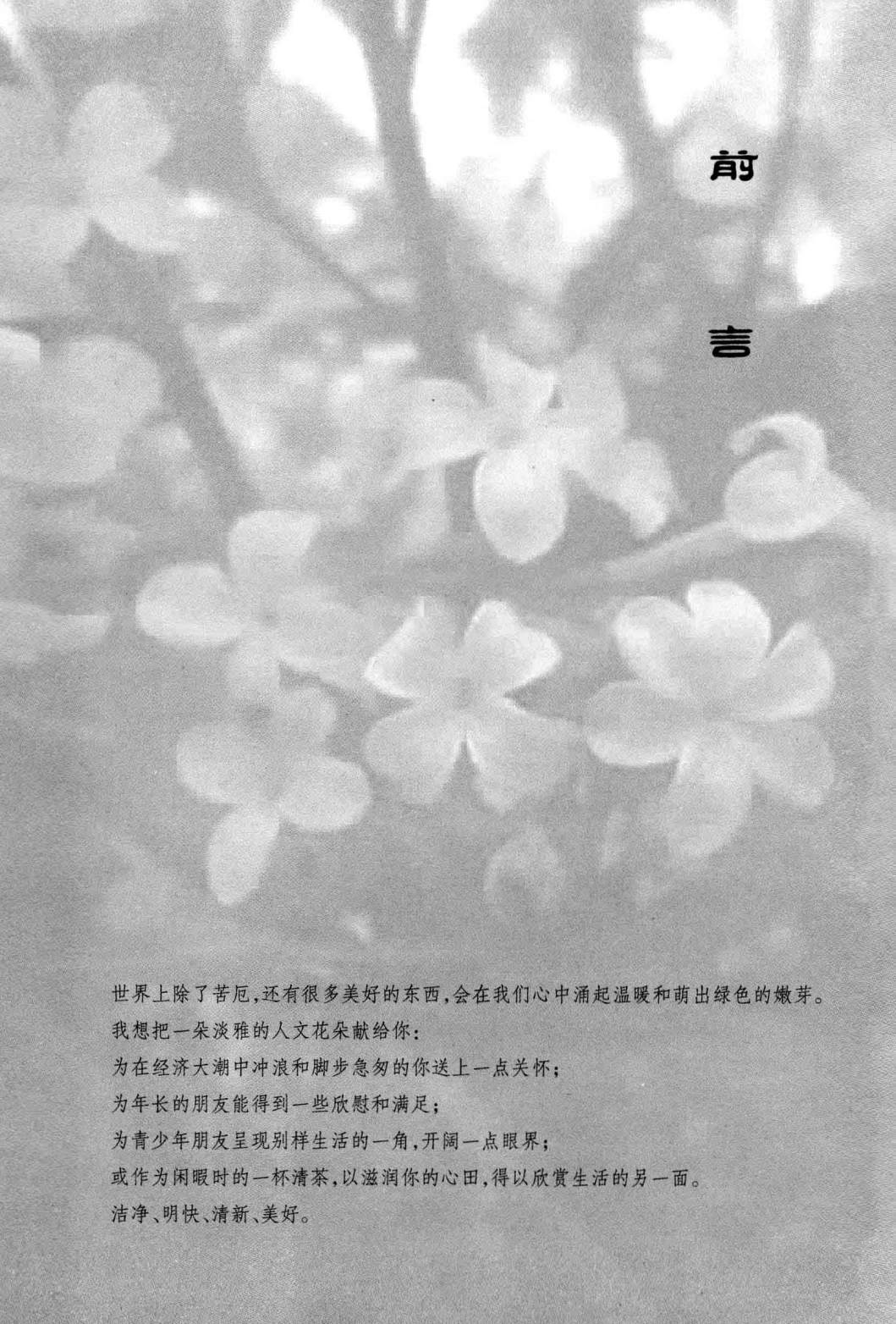
寻找巴维尔

陈跃玲 著

项目总监	张立新
策 划	张小宁
责任编辑	张小宁 范兴云
封面设计	高 彦
插 图	肖 凝 田伊桐
责任印制	姜奇巍 杨亚玲
出版发行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8号楼 1500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mm × 980 mm 1/16
印 张	9.5
书 号	ISBN 978 - 7 - 5319 - 3636 - 7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网络出版支持单位:东北网络台(www.dbw.cn)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世界上除了苦厄,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会在我们心中涌起温暖和萌出绿色的嫩芽。

我想把一朵淡雅的人文花朵献给你:

为在经济大潮中冲浪和脚步急匆的你送上一点关怀;

为年长的朋友能得到一些欣慰和满足;

为青少年朋友呈现别样生活的一角,开阔一点眼界;

或作为闲暇时的一杯清茶,以滋润你的心田,得以欣赏生活的另一面。

洁净、明快、清新、美好。



录

哈尔滨往事	2
竹马青梅	20
踏上寻找之旅	33
热吻	46
已为人父	53
车厢里的警官	59
“特别通行”的神父	65
跳蚤之歌	70
闯关	75
山重水复	79
入驻“联合国”	85
南斯拉夫情侣	92
哥斯达黎加留学生	96
左手带疤的路遇人	101
你是谁?	115
嗨……	125



31

子

在柏拉图的作品和古希腊的传说中都记载过一个叫亚特兰蒂斯(Atlantis)的岛屿,是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以外大西洋中的一个很大的岛。



少年时,我读过一本书,说的是:该岛屿石破天惊地沉没在大海里,岛上被誉为人间天堂的高度繁荣、兴盛、文明的古都也随之沉入海底,唯一幸存一个强悍的男人,他在浩瀚的大海里与汹涌澎湃的浪涛搏击、毫无方向地漂流,最后得以生还。

那本书留给我天地之间的无际、神奇和变幻莫测,我至今不能忘怀。

而后来我这个小女子,在面对自己的汪洋内心时,也像那个男人一样,漫无边际地、别无退路地一搏。

不过,他渴求的是生存,我寻求的是爱情。

哈 尔 滨 注 事

我出生在中国北方的哈尔滨市，我们家住的那条街的街口，有一个全市最大的无轨电车车库，那条街上有许多俄式大院。

院内有果树、小花园、葡萄架，有一座或几座独立的苏联房。

房子有高台阶、凉亭，屋内设置有烤炉和地窖，朝街的窗户，带有折叠式木制的窗户板。

那里住着一些养奶牛和开俄式面包房的苏联人。

而在哈市的马迭尔宾馆、华梅西餐厅、秋林公司等，都有苏联人在那里工作。

这些商号在全国也是闻名的。

比如在国内历史悠久、知名度高的四大西餐馆中，就有哈尔滨的华梅西餐厅。其他三个是北京的马克西姆西餐厅、上海的红房子西菜馆和天津的起士林大酒店。

当时的秋林公司，从前边的商场到后面的食品加工厂，工作人员大多是苏联人。就是商场的环卫人员也是苏联妇女。中国人一

般称苏联妇女为“玛达姆”(俄语音译)。

我们家就和一个养奶牛的苏联人家一起住在那条街上的一个大院子里。

苏联人家里只有两位俄罗斯老人。老爷爷叫瓦洛佳,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老奶奶叫娜塔莎,讲的中国话带有很好的调子。

俄罗斯人的名字分为三部分:名字、父名和姓。为表示尊重,在称呼名字时,同时要加上父名。但对亲人、熟人、同辈或小辈以及同学等,都可以直接称呼名字或爱称。

就针对俄罗斯而言的外国人来说,为了便于记忆和表示亲切,大都直接称呼名字也就是了。

因而,从我会说话时起,就叫两位俄罗斯老人为瓦洛佳爷爷和娜塔莎奶奶,并认为他们就是我的亲爷爷和亲奶奶。

当时,我小到还不懂得去问大人“为什么我们是黑眼珠、黑头发,瓦洛佳爷爷和娜塔莎奶奶是黄眼珠、黄头发呀”这样的问题。

有关我亲爷爷的往事,直到我长大后,才从爸爸、妈妈和我亲奶奶那里听到。

说起来,那是一段噩梦般的往事。

我爷爷在我出生前,很早很早就过世了。

哈尔滨市现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是当年日伪警察厅的所在地,我爷爷就曾经被关押在那里。

东北烈士纪念馆是我在哈尔滨市的最后一个可以寻觅,可以回忆我爷爷的地方。

爷爷在日伪警察厅关押期间,奶奶不管刮风下雨,死守在警察厅的门前。不知过了多少天,才见到爷爷被人押了出来。



奶奶扑上去，而爷爷只被允许说上了一句话：

“不要难过，回去好好过日子，把儿子养大吧！”

爷爷抬起戴着手铐的手，想擦去奶奶满脸的泪水，想要多说两句话安慰一下奶奶，但没有办到，他被无情地带走了。

就这样，爷爷眼含热泪回头望了望自己年轻美丽的妻子，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这是爷爷留给世间亲人的最后一瞥，凄惨而又悲壮。

当时爷爷和奶奶还是风华正茂的两个年轻人，爷爷 30 岁，奶奶小爷爷两岁，我爸爸才刚满 2 岁。

记得每次爸爸讲起爷爷和奶奶时，总是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他曾哽咽着对我说：

“我当时太小了，连你爷爷什么模样都根本记不得。我一生的遗憾，就是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但小时候，我不相信你爷爷已经不在人世了，总是想象着哪一天他会在眼前的茫茫人海中突然走出来。每当看到别的孩子蹦蹦跳跳地牵着他们自己爸爸的手时，我是多么想也能享受这奢侈的一刻啊！”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老有一个问题——我的爸爸在哪儿？那是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闷在我心里说不出的痛。

“你奶奶说，你爷爷非常喜欢我。我八个月大时，有一次，你爷爷坐在床上抱着我，奶奶见爷爷眯着眼睛，笑咪咪的，好像正在做着什么美梦，奶奶要从爷爷怀里把我抱走，不料你爷爷摆手不让动，说我正在撒尿。结果，尿了你爷爷一身和一床。”

爸爸时不时就想起爷爷当时和奶奶说的话：

“别动！别动！别打扰了儿子，让他尿完。热乎乎的，多美啊！”

爸爸说：“那时你爷爷奶奶结婚还不到两年，而且有了他们爱的结晶——我。你爷爷非常陶醉自己小家庭的幸福，陶醉和儿子在一起的天伦之乐。”

那次爷爷和奶奶在日伪警察厅门前的相见，是他们生离死别的最后一面，也是奶奶最后一次听到爷爷的声音。

听说日伪当局认为爷爷是共产党，奶奶说家里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爷爷在我爸爸还没满周岁时，就以一个借口，突然离家出走了。

爷爷走后，家里就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好像刮过一场飓风。

为了逼迫奶奶说出爷爷的下落，日伪宪兵警察把奶奶带到警察厅刑讯室，让奶奶看被捕的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进步人士受审的场面。

据奶奶说，那次她看到打手正在往一个人嘴里灌辣椒水，当受刑人肚子鼓起来时，打手们还上去用脚踩，受刑人间或发出惨烈的叫声，但却没有任何只言片语吐露。

奶奶说，当时她的心直打战，感觉全身毛骨悚然，整个人像下了地狱一般，但她打心里敬佩那个受刑人的刚烈。

当局对奶奶用尽了威逼利诱，奶奶硬是打碎钢牙混血吞，一口咬定什么也不知道。

直到他们认为奶奶确实一无所知，才把奶奶放回家。以后奶奶才听说，那个光着膀子挺着肚子，狰狞凶狠的刑讯人，外号叫冯大剥皮。

那以后，奶奶发现自家的院外，总有陌生人在晃动。后来才明白，那是便衣在“蹲坑儿”。

日伪特务在我家的周围不分白日黑夜地死看死守。在爷爷离

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特务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家的监视。

有一天夜里,爷爷回来了!他的突然出现把奶奶吓坏了,她刚说出一句“快走,外面有人!”就闯进来一帮穷凶极恶的人把爷爷抓走了。当时奶奶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

那天爷爷从日伪警察厅被押走后,奶奶东奔西走、花钱托人,后来才打听到,爷爷被押到鹤岗煤矿,被日本鬼子强迫充当了劳工。

奶奶去鹤岗煤矿打听爷爷的下落,一个中国看守告诉了奶奶关于爷爷的事:

在一次下井前,爷爷向劳工们呼喊着重:“不要做亡国奴!”同时,抢下一个日本看守手中的枪,试图让劳工们逃跑,结果,爷爷当场死于日本鬼子的乱枪之下。

在夜深人静时,奶奶被这位好心的中国看守偷偷地领到山里。

当时是冬天,在天寒地冻的山与山之间,无数冻僵的劳工尸体被垛成一道道人墙,群山捧着同胞的骨骸,向苍天空诉着侵略者灭绝人性的罪恶。

山沟里冷风刺骨。奶奶说,看着眼前死神的世界,她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骇人听闻、什么是可怕,她的全身都在因愤怒而颤抖。

面对几千位冤死早逝的孤魂,奶奶仰面朝天,撕心裂肺地呼喊、号啕,凄惨的声音在黑夜的山谷久久回荡。

奶奶说她当时已经没有了眼泪,只剩下好像心被挖走了一样的绞痛和胸中燃烧着的烈火。

爷爷的遗体,被这位看守放在山背后一个隐蔽的地方,手腕上拴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爷爷的名字。奶奶望着面目全非的爷爷,呼叫着,呼叫着……

最后在那位看守的帮助下，就在数九隆冬的山沟里，奶奶把爷爷的尸体用火炼了，把骨灰带回了哈尔滨市。那年，奶奶只有 28 岁。

家和祖国是相同的命运，在凄风苦雨的苦难和斗争中，沉重地走完了那漫漫的黑夜。

后来，我奶奶曾专程去鹤岗煤矿，找过那位帮助过我们家的中国看守，但没有找到。

爷爷去世后，奶奶千辛万苦把我的爸爸养大成人，还为他娶了好媳妇——我的妈妈。之后，奶奶就到她嫂子家的尼姑庵里削发做了尼姑。

后来，因为奶奶的哥哥早已过世，膝下又无儿女，奶奶的嫂子便在临终前把那座尼姑庵留给了奶奶。

尼姑庵很大，有十几间房，位于哈尔滨市远郊的松浦镇。奶奶把原来的尼姑庵卖掉，在哈尔滨市建了一座新的庙——地藏寺，专门收留穷苦人和无家可归没出路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响应国家“自力更生”的号召，奶奶在地藏寺那块土地上相继建过几个工厂，当时，她可谓凤毛麟角的女强人了。

其中服装厂在抗美援朝期间做被服，大力支援前线，也因此，奶奶成为了佛教界的楷模，后又成为哈尔滨市的政协委员，听说，国家佛教主席赵朴初先生还亲自接见过她。

当时地藏寺很有名气，坐落在哈尔滨市顾乡屯的上坎。奶奶的法名叫释普如。

听爸爸说，爷爷去世后，奶奶一反过去女人温文尔雅的常态，变得像男人一样刚强。



建地藏寺时，冬夏都要施工。当时哈尔滨市的冬天，气温常常在零下 40 摄氏度上下，有时甚至到零下 50 摄氏度，滴水成冰，奶奶就住在工地上搭建的小棚子里。这种温度下，吃的饭不要多久就冻成冰块，寒冬里在工地上睡觉，就可想而知了。

但不管寒风凛冽的严冬，还是烈日炎炎的盛夏，她都亲自和工人们一起施工，吃尽了苦头。

由于奶奶出家了，我就不能叫她奶奶，而要称呼她为师爷。这样，我一出生，见到的就是瓦洛佳爷爷和娜塔莎奶奶了。

爸爸也给我讲述过瓦洛佳爷爷的身世，说瓦洛佳爷爷是在中国哈尔滨市出生的苏联侨民。

瓦洛佳爷爷的父母在小的时候就跟他们的父母随同沙俄建筑中东铁路的大军来到了中国的哈尔滨市。

不幸的是，瓦洛佳爷爷的父亲和母亲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返回了苏联，却一去不复返。

后来听说在苏联大清洗扩大化运动中，一些在中国哈尔滨市居住过的苏联侨民，被以“日本间谍”的罪名判处了死刑。瓦洛佳爷爷的父亲和母亲就在其中。

死者无能为力，瓦洛佳爷爷的父母和其他部分惨遭灭顶之灾的人们被埋在了苏联布托夫墓地。

令后代惋然叹息的是，那是一场冤案！瓦洛佳爷爷的父亲和母亲也是那场历史悲剧的牺牲品。

多年以后，苏联当局给瓦洛佳爷爷的父亲和母亲平反了，但他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了。

可怜的瓦洛佳爷爷被托付给邻居 —— 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

那时,我们家和瓦洛佳爷爷家就同住在那个大院子里。

听爸爸说,瓦洛佳爷爷的父亲和母亲走时说先回去看看,然后再回来接瓦洛佳爷爷。他们哪里想到这竟会是生离死别,就这样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了异国他乡。

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全心全意地呵护着瓦洛佳爷爷这个孤儿,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瓦洛佳爷爷直到我出生后,说起我曾祖父时,还是“我爸爸……我妈妈……”俨然一家人。

后来,瓦洛佳爷爷的叔叔几经周折把他接回了苏联。

想不到的是,多年后,瓦洛佳爷爷在儿子上大学后,带着妻子(也就是娜塔莎奶奶)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中国哈尔滨市,并和我父母再次为邻。

听爸爸说,瓦洛佳爷爷回来时,在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坟墓前足足坐了一夜。

这段尘封多年、不堪回首的往事,瓦洛佳爷爷从未在我面前提起过,老人不愿意让我受到一点点伤害。他曾经说过:“你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是幸福的一代。”

我看过瓦洛佳爷爷和娜塔莎奶奶的勋章,是在苏联列宁格勒保卫战中荣获的。

听爸爸说,瓦洛佳爷爷回到他的祖国苏联以后,当德国法西斯兵临城下之时,为保卫家园,瓦洛佳爷爷毫不迟疑地奔赴了战场。

瓦洛佳爷爷和娜塔莎奶奶是双双经历过纷飞战火的老战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仅是全苏联人民同仇敌忾,全世界无数的平民百姓都被拖入了那场水深火热的战争,也和瓦洛佳爷爷、娜塔莎奶奶一样,为人类的正义而浴血奋战。



有一位美国将军曾经说过：一个将军只能赢得一场战役，而只有人民才能赢得整个战争。

这是我们这个大院两家的历史，它和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一样，被轰轰烈烈地翻过去了。

难怪我一出生，在大院子里见到亲如一家的瓦洛佳爷爷和娜塔莎奶奶，就认为他们是自己的亲爷爷和亲奶奶了。

也因此，我出生后见到的就是黄头发、黄眼珠的爷爷和奶奶。我也明白了，瓦洛佳爷爷、娜塔莎奶奶为什么和我爸爸妈妈那样亲密。

两位苏联老人总是亲切地叫我这个小不点儿为“我们的孙女蓝蓝”，我干脆叫他们爷爷、奶奶，也可以说，我是在他们怀里滚来爬去长大的。

在那个大院子里我度过了美丽的童年。

爷爷和奶奶看着我从小呀的婴儿长成一个唧唧喳喳、梳着两条辮子的小姑娘。

瓦洛佳爷爷和娜塔莎奶奶说我漂亮、听话、招人喜欢。

小时候，夏日里，我们两家经常在晚饭后，坐在大院子里葡萄藤架子下的长凳上，在一个很大的长方形木桌旁喝茶、赏月、唠家常。

记得每当这时，我不是坐在爸爸、妈妈怀里，就是坐在黄头发黄眼珠的爷爷和奶奶怀里，听他们说话唠嗑。有时还蹦过来跳过去点蚊香，用我家那个大马尾蝇甩子给大人们驱赶蚊子。

记得，我家养的那只黑白花大肥猫，它总是像跟昆虫似的粘在我的脚前脚后。

当时，爷爷家的大白狗萨沙经常是静静地依偎在大人身旁，一

声不吭,好像在听菜园子里的蛐蛐叫。

院子里用大方石铺着几条路,一条通我们两家,一条通大门,还有两条小路,一条通牛棚,一条通鸡舍。

路的两旁种着各种花,特别是那种长得高高的、花又特别大的地瓜花,红的、粉的、黄的,各种颜色都有,而且可以蹲在下面看蚂蚁。

大人们还种了各种蔬菜,有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土豆,还有我必须仰头看的向日葵和不多的几棵玉米。

我非常喜欢春天和夏天里的大院,春天鲜花盛开,夏天满园庄稼绿色盎然。

在院子里两棵大树中间有一个鸡舍,两家共养了 30 只鸡,其中 23 只母鸡,7 只公鸡。

分工是奶奶喂鸡,妈妈打扫鸡窝,我负责挎着一个小篮子捡鸡蛋,平均分配给两家。

当时,那些母鸡们每天能给我神奇地变出来 6 到 8 枚鸡蛋,刚下的鸡蛋手摸上去还热乎乎的呢。

我看着每天都有收获的篮子,心里总是乐滋滋的,感觉世界是那么奇妙。

我风雨不误地给爷爷奶奶家送鸡蛋。

雨天捡鸡蛋,我特别积极,因为只有下雨天,妈妈怕我从前门出去绕路,才允许我打开通往后院的窗户,走下窗外三个台阶,穿过菜地,从小路顶着令我喜欢的雨,去鸡窝捡鸡蛋。

尤其喜欢下毛毛雨,我可以冒着小雨,到院子里去呼吸下雨时的新鲜空气。



记得，瓦洛佳爷爷怕我被雨淋着，专门给我买了一件小雨衣。

每当下雨时，我都穿上爷爷给我买的那件小雨衣，戴上草帽，挽起裤腿，光着脚丫，特意趟过雨后带着水滴的红花绿叶，踩过菜地的泥垄沟，然后，吧唧、吧唧走在石板路上。

当我走到鸡窝再回过头来，看到石板路上留下一行小泥脚丫印，别提多么高兴了。

至今，那行行象征幸福童年的脚印还留在我的记忆里，真有如中国古诗吟咏的那样：

“天对地，雨对风，大路对长空……”有生命对苍穹的感觉。

我当时那副打扮出现在爷爷奶奶面前，自觉神气十足。爷爷和奶奶叫我“小鱼翁”。

我记得，有一只小公鸡不老实，不仅早晨啼鸣，白天也扯着脖子叫。

小公鸡淘气，还往树上飞。我和爷爷、奶奶每天傍晚要拿着竹竿子赶它上窝，狗也跟着去追小公鸡，真是鸡飞狗跳墙，使人不得安宁。

小公鸡这样不听话，惹人发火，结果被大人们会餐了，为此我还哭了一鼻子。当时我不肯吃小公鸡的肉，爷爷硬把一块鸡肉塞到我的嘴巴里说：

“鸡是盘中餐，是专门给人吃的，养鸡人吃起来更香。蓝蓝，你尝尝，可香了。”

我一吃，还真的挺香，于是就破涕为笑了。

在瓦洛佳爷爷和娜塔莎奶奶眼里，我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孙女，还是他们的宝贝，一天不见就找上门来。而我也经常泡在他们